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一 淞滨掌故

吃贵米得福勿知

上海米价，三十年来已涨至两倍。犹忆光绪戊戌春间，米价陡增，每石至七元以外，沪人奔走相告，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城内某处小饭店，有闭歇罢市而为官长谕开者，租界中之小饭店，相率长价。向来每碗十二文者，加至十四文，且碗又改小。有小工在某处饭店吃饭，因碗小价增，与堂倌争论。客有经过其处，询悉情由，为之排解曰：“汝不见各报所载，官商纷纷运米出洋。据此看来，恐不免有绝粮之一日。今汝尚有一碗饭吃，真正得福勿知也。”噫！以今视昔，当时之嫌米价贵者，真正得福勿知也。

新衙门老爷之衢歌

昔广陵有衢歌云：“红帽哼哼黑帽哈，江都典史看梅花。梅花忽地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此固载诸《笑林广记》中，人人所共知者也。乃后有仿其意而为之者，行歌于租界中，一而再焉，如唱如和，迄今犹有人焉能述其词。一缘陈宝渠太守任谏员时，嗜食吕

宋烟 即坐蓝舆中亦必口衔此物 歌者则曰：“红帽哼哼黑帽哈，烟雾腾腾吸雪茄。路人问是何官府，会审衙门大老爷。”厥后瓜代者为余姚谢洪卿刺史国恩，因当洪杨乱时曾在本籍统带绿头勇营以抵御者也 因之署中制有高脚牙牌一对曰“统带姚江信义军”，于是好事者又歌之曰：“黑帽哈哈红帽哼，统带姚江信义军。路人问是何官府 会审同知谢国恩。”自是继此任者 有贤有愚 或歌或默 不为传扬 则亦如《广陵散》矣。

英租界茶楼小令

英租界茶楼最多，其中之甚著者，如四海升平楼、凤来阁、引凤楼、三元同庆楼、百花楼、沪江第一楼、青莲阁、风月楼、长春楼、得意楼、五层楼、鹏飞白云楼、玉壶春、一洞天、碧露春、乐也楼、龙泉楼等。有观乐词人集成《鹧鸪天》一阙，极巧合有趣，词云：“四海升平引凤来，三元同庆百花开。沪江第一青莲阁，风月长春得意回。金凤阙，玉龙台，五层楼峙白云隈。玉壶春向洞天买 碧露龙泉乐也该。”

鸦片烟馆与烟价

清季未禁烟时，租界中大小烟馆密若繁星。大烟馆如南北诚信第一楼、青莲阁、五层楼、论交楼、升平楼、南北寄园等，日夜客满，几如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此外，潮帮小烟馆亦星罗棋布 遍地皆是。另有广州烟馆 如广诚信、正诚信、广诚发、广诚昌等，亦不下数十家。洋场烟膏，推广帮为第一，各帮均不能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惟广

帮烟灰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别帮不能也。

西医验看盐水妹

租界中秦楼楚馆，名目繁多。另有一种粤妓，即俗所称为“盐水妹”者，专接各国兵轮水手，其价甚廉。时或白昼入室，作神女襄王之会，顷刻雨散云收，掉头不顾。此等妓女，必须身体清洁，一无隐疾，方准接客。故每逢礼拜二，相率至跑马厅西首医生处禀到验看，挨次传见，如上司之见下僚者。有疾则披头散发，门不悬灯，无疾方可照常当差，立法甚善，盖为异乡作客人保全不少也。

杨柳楼台

福州路西部地近胡家宅（在现时丹桂第一台对面万花楼之处）旧有小楼一所，颜曰“杨柳楼台”，乃昔年仓山旧主与诸名士评花饮酒、顾曲征诗之所。当时文坛耆宿如王紫铨、何桂笙诸先生，每逢春秋佳日，辄于楼中觞咏留连，乐数晨夕，裙屐风流，一时称盛。转瞬三十年，人去楼空，垂丝何在，青骢过客，回首当年，能无欷歔欲绝乎？

出卖风云雷雨

清季四马路一带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华丽之人，满口大言云：“某观察我戚也，某总办我友也。”乡愚不知，多为所惑。有托谋事者，有托关说者，必须先付谢仪若干。迨一经到手，即不见面，以致英法公堂琐案，时有被骗扭案请究之事。曾有某甲代各菜佣包请各署平秤买物告示，只有道宪及会审委员之示，而领事及县署皆无。被请托者辄至烟间，索还原洋，其事始寢，或者谓此辈皆出卖

风云雷雨者也。

鳖蟹羸蚌龟

沪上每届七月，各街各弄必设盂兰会，名曰“打醮”。或僧或道，团聚一室，法鼓金铙，洋洋盈耳。壁间悬挂纸灯、纸钱、纸衣裤，随风飞舞，光怪陆离。风雅者率悬灯谜于市，乘机遣兴。尝有城内某弄举行灯谜，灯火辉煌。各灯上纸条纷纭，射灯虎者徘徊街衢，摇头摆尾，极想穷思。该弄有某庠生，素负时望，生平酷好为此，而心思灵巧，往往出人意表，以故所悬灯谜一出，远近观者如堵。适有某孝廉过其处，见众人正在凝思，谜云：“一甲五名。打《易经》五句。”孝廉援笔大书曰：“某乎，汝莫不是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乎？”合市大哄。某虽恨其刻薄，然不能以为非是，酬以应得之物而去。于是城中传为笑柄，而某庠生从此戒不复为此戏。

王瓜翠

海上妇女妆饰日新月异，时时更变。宣统间流行新式，钗环钏臂，一色净碧。从前翡翠映水绿为上，菜绿次之，油绿、葱绿尤其次也。时适俄罗斯与中国满洲接连之吓斯呼尔山新产一种新翠，以中语译之为“王瓜翠”。钏臂一对，价值巨万，钗环等件，亦非数千不办。昼锦里陈万源、春源祥各珠宝店多有之，富家闺阁争购佩戴云。

马裤

王某，句容人，在沪以裁缝为业，出师多年矣。凡所作衣服无不如式，是以生意颇佳。一日，有某姓富家唤令到家工作。某家以多罗麻两匹、尺寸单一纸，嘱做马裤三条，乃四脚如马形，故名“马

裤”也。且云秋暑逼人，以速为妙。该裁缝因自出世以来，非特未曾见过，亦复闻所未闻，茫然不解，再三诘问是何用处？某家言语支吾，微笑而已。该裁缝急往请教师父，师父亦无所考。旁有老者云：“尔等枉然做此行业。此裤谅非一人所用，其理固不言而喻，何必絮絮猜问不已哉？”海上之大，无奇不有，诚然也。

捉狗养狗

西人喜豢犬而恶华犬，租界捕房特设巡捕专司捕捉。如三日无人来领，即以枪毙之。二十年前，沪上善士悯畜类无辜，曾于苏省造屋，将沪上无主之犬载苏饲养，亦大善事也。最奇者，狗捕落差，换去捕衣，与常人无异，而华犬遇之必咆哮狂吠，如遇仇敌，盖物伤其类也。噫，租界华人受役西人，于同类即大肆摧残，真犬之不如也。

时样童寫

大马路五云日升楼对面，昔有泳源祥鞋店，招牌大书“时样童寫”四字，人皆莫明其故。有谓该店主熟读《说文》，或寫、寫二字可以通用，有谓该店主祖父有名寫者，故以寫字代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解之者曰：“此店必兼卖帽子。”众问何以见得？其人曰：“寫字上加冫头，非连帽子卖而何？”询之果然。

观音吃烧猪

英大马路保安司徒庙，本供奉朱司徒为正祀，俗呼为“虹庙”。嗣因居民崇奉观音，移在前殿，香火极盛，为一邑冠。朔望粤人来庙还愿，皆用烧烤全猪，前导以鼓吹一部，非享司徒，乃享观音也。

每逢六月 老幼男女 凡人庙进香之人皆茹净素 名曰“观音斋”而观音反据案大嚼烧猪，此理殊不可解。

阿利阿利

古称无根之语为谣言，往往天意示警，先使小儿口中稍稍泄之。盖小儿无知，且无私心，谚云：“小儿口中出真言。”或天神下降，化为小儿，混入儿群，教小儿言之。如周宣王之世，有红衣小儿教人谣言是也。光绪季年，沪上城厢内外，大街小巷，凡百小儿，均呼“阿利”二字。远近一辙，数十成群，彼呼“阿利阿利”，此亦应曰“阿利阿利”，间亦云“阿利阿利”。张家园里，不知是何用意，即质之该孩等，亦茫然不解。至今思之，亦一奇也。

赤 紧

清季沪上有西妇多人创立天足会，劝令中国女子永不缠足，著为论说，到处劝人。某西妇将此事向人演说，正在口讲指画，清辩滔滔，詎有某华妇向其辩驳曰：“若谓中国女子缠足，以为诲淫，汝外国女子多将腰肢缚得赤紧，意欲何为？”西妇赧发于面，赧然良久曰：“此敝国与贵国风俗不同处。”华妇曰：“然则我中国女子缠足，亦是敝国与贵国风俗不同处。”

金叶包屁股

马眉叔观察之公子小眉，寓居新马路昌寿里。好驰马，一鞭斜指，顾盼自豪。一日在新闻地方，马失前蹄，公子收勒不住。马仰人翻，跌落地下，将公子之股跌伤，鲜血直涌。抬回公馆，昏不知人，遍请名医，束手无策。适有某摇铃走方郎中，愿以五十元包医，

如数允之。命主人备金叶十张 某药数味 用金叶将股包好 外敷以药 居然血止痛定 人亦渐渐苏醒。然而公子之股 已如戏剧中所演《九更天》闻太师之面孔矣。

马上侯

上海绍酒 曩以王宝和、章东明、善元泰三家鼎足 后来惟言茂源足与抗衡 同宝泰略逊一筹 延陵开而未久 若三益、冯泰和则为下乘矣。麦家圈有马上侯酒店，人皆不知其命意，后于三马路分开北号 生意颇盛。有人云：“唐诗有‘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句 或指此为马上封侯之兆。”然附会甚矣 或主人别有深意，则不得而知也。

总会起源

上海租界最初盛行叉麻雀戏时 捕房以其男女混杂 殊属不成事体 令包探查禁 罚镌示惩。而广帮中人来居是邦者 即向捕房领照 谓之“总会”不下十数处。章程中载明妇女不得入会 从此遂成定例。其后总会组织 渐次进步。光绪中叶 有人在南京路泥城桥西首金隆西饭店隔壁 设一棠阴别墅 为同志游宴之所 并以所有余屋供来往官商租住。除备寻常饭菜外 另备各国番菜、西式点心、满汉酒席、碰和壳席 烹饪清洁 价值公道 应酬亦颇周到。并自备绿呢蓝呢大轿、轿式皮蓬马车、时式东洋包车 可以任客唤用。兼有自制清陈石膏、云南清膏 零 批发 在当时总会中 允为特色。旋又附设一消寒四社 其启事云：“本墅经营甫竣 韵事踵兴。六一裔孙与甘园居士 提倡风雅 延揽胜流，一时群贤毕集 耆老如严小舫观察、陈润夫封翁 时务如汪穉卿贡士、康幼博明经 绩学如王幹臣吏部、刘振愚中书 清望如沈淇泉编修、刘襄孙庶常 诗

词如黄晓秋户部、高侣琴茂材 掌故如张叔和观察、袁翔甫大令 书画如符子琴太守、敬聚五上舍 西宾如希来福君、斐礼斯君 皆宴集流连 传为佳话。兹际图开九九 径启三三 爰修饴腊之盘 大启消寒之社 琴棋诗画 树帜四科。凡入社者 各从其类 每月只收洋五元 以作公费 登四社题名录为记。逢宴集之日 本墅代备蔬肴 格外清洁，番菜酒席，照例加算。想海上人材济济，其共襄盛举为快”云云。此种风雅式之总会，究与社会潮流不合，旋即闭歇矣。

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茶坊录

宋徽宗论曰：“茶之为物 擅瓯闽之秀气 钟山川之灵禀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 伊古以来，搢绅之士，韦布之流，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今则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 莫不盛造其极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篚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熙世之清尚也。”茶坊之设，盛于吴越。海上自互市以来 踵事增华 增设尤夥 或相辅以烟间 或招引夫游雉 以及摇小会、吃讲茶 罔不于斯荟萃焉。商埠之建 以沪滨为首区；游踪所憩，以英界为总汇，爰举各茶肆之知名者，都计若干家 臚列于后。虽变迁无常有同于陵谷，沿革之异或慨于沧桑，表而出之，未始非考镜之一助也。

英大马路自西起	一壶春
鸿福楼	一林春
一洞天	石路北首
五福楼	凤来阁
江海朝宗一笑楼	万福楼
五云日升楼	鹏飞白云楼
龙泉楼	抛球场横街
三元同庆楼	一春台

- 后马路
得意楼
太阳星月楼
铁大桥
四海萍萃楼
二马路
锦福楼
三马路自西起
万祥春
九皋鹤鸣楼
引凤楼
五福楼
四马路自西起
群芳花萼楼
四海心平楼
金波玉泉楼
碧露春
乾元品春楼
西园
三万昌
仪园
顺风楼
留园
四海升平楼
青莲阁
五层楼
万华楼
沪江第一楼
- 乐也逍遥楼
石路南首
长春楼
秋月楼
玉龙台
四海鹤阳楼
金凤阁
洋泾浜口
渭仙楼
西新楼
海上德星楼
月华楼
德兴春
玉楼春
棋盘街东
风生一啸楼
金隆里
风月楼
满庭芳
凤鸣阁
宝善街自正丰街起
怡新楼
四海鸿运楼
龙园
祥春楼
锦绣万花楼
百花楼
万宝楼

德园
宝元楼
爱吾庐
同芳居
怡珍居

六马路
福泉楼
玉壶春
潮阳楼

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是。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扞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鹜，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兹列一表以作纪念：

大马路自东起抛球场	五云日升楼后
同信昌	沁芳园
中市	石路北首
龙园	同信昌
北诚信	盆汤弄
夏日长	老延龄
恒益	恒丰祥
中园	铁大桥南堍
清园	奇园
同庆楼	二马路东市
西市	清芬堂
协顺昌	西市

萃芳园	石路南首秋月楼内
四马路自东起	协顺长
乐也逍遥楼	宝善街
留香园	怡珍
沪江第一楼	同芳
万华楼	万宝楼
五层楼	正丰街
留园	正延龄
青莲阁	丰园
四海升平楼	棋盘街
馨芳园	芳园
协顺长	宏园
西园	明园
群芳花萼楼	奇园
四海心平楼	聚园
望平街	燧园
绮园	西棋盘街
寄园	风生一啸楼

二十年前上海药肆录

昔梁简文帝劝医文曰：“天地之中 惟人最灵 人之所重 莫过于命。虽修短有数，年寿由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无节。故奇寒盛暑 致毙不同 伐腑烂肠 摧年惟一。拯斯之要 实在良方。”诚哉斯言，殊令吾三复而不能置也。古之名医，皆自采药，今则药与医分 而炮制亦日精一日。沪上自通商以来 五方杂处 地址逼隘 人心奢侈，举凡起居之奉、饮食之需，皆足以罹厄致疾。致病之由既较他处为易，需药之人亦较他处为多，于是四方精于刀圭之士，皆

出其绪余，冀售其术于海上。虽制药有中外之殊、立店有远近之别，而其心存济世、志在利人则一也。兹录二十年前上海著名中西各药肆，以资参考：

大英医院黄浦滩 华英大药房四马路 乐善堂老巡捕房对面中法大药房法大马路 中英大药房棋盘街 惠济大药房四马路 良济药房三马路 屈臣氏大药房大马路棋盘街 老德记四马路 科发药房大马路 普太和棋盘街 鹿芝馆棋盘街 赵同春堂老巡捕房对过杏林轩抛球场 久敬堂虹口白大桥 崔国泰虹口青云里总弄 益三堂铁马路天后宫 存济堂法马路永兴里口 宏仁堂三马路庆安里 仙寿窝兴让街 郑福兰堂三马路 种德园老巡捕房对门 济世堂二马路中市 普仁堂棋盘街采芝堂大马路 保寿堂铁马路天后宫东 保和堂河南路 京都同德堂大马路 天宝斋西鼎新里 百花祠胡家宅 闵小楼三马路 庆昌恒参号大马路德馨里 四川华美轩三马路西昼锦里 冯存仁堂三马路 蔡同德抛球场 苏存德抛球场 王大吉五马路

报界掌故之俄罗斯地跨三洲案

二三十年前，上海报纸内容极为幼稚，主笔之人每有不明世界大势者，故议论时事，常闹笑话。其最可笑而喧传一时者，为俄罗斯地跨三洲一案。盖最老某报主笔黄某，于庚子冬间中俄秘约事件发生时，各报皆载此项新闻，独某报一字不提。黄某且力辩其为子虚乌有，劝人勿听信谰言，又撰一论说，劈头第一语曰“俄罗斯地跨三洲”，于是引起各报之驳斥讥评，黄某犹哓哓硬辩不已。当时除《中外日报》、《苏报》以堂堂正正之旗鼓与某报对垒外，《同文沪报》附送之《消闲报》亦连日著评讥刺，而冷嘲热骂，措词尤为有味。此乃上海报界一大公案，不可不记。爰摘录《消闲报》所载之词，以实吾淞滨掌故，并博阅者一粲。至某报之名，《消闲报》直书不讳，兹特为隐

去，好在阅者一望而知也。

大彰主笔之能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本报纪有俄罗斯功臣一则，盖因某主笔以“俄罗斯地跨三洲”一语作为论说之第一句而讥之。初固不敢自以博闻之记开罪同类，故出之谐谑，以示雅道无伤也。詎二十三日□报主笔撰成论说，诋诮本报，将不可移易地跨二洲之俄罗斯硬派为地跨三洲。维时本报因年终停印，无从为之纠正，当有《中外日报》先得我心，特正其误。乃□报主笔恬不知羞，犹复于日前哓哓置辩。本报亦以《中外日报》正之于先，不必再费笔墨。因是而《苏报》又作《阿拉司喀考》以驳之。旁观不平人虑误后学，亦登各日报告白以正之。□报主笔至是乃俯首帖耳，噤不出声矣。近有友人拟就此一事，将本报新闻及□报《中外日报》、《苏报》论说并各日报告白，加以序跋，汇刻一书，印成十万册，广为分送，以彰□报主笔之能。世之留心新学者，可拭目而俟之。又昨日《中外日报》又有不读书人来函，亦当一并列入云。

地价难偿

一晒子函云：美国向俄国购回美洲西北隅一地，其事距今已三十余年。当美国购地时，用金圆七百二十万。乃□报主笔仍云俄罗斯地跨三洲，是必夺美国之所有仍归俄国而后。俄国复得原地，固所愿也，所惜者美国用去金圆七百二十万，一块地皮又不得收入版图，彼美人亦岂肯向隅哉？或曰：既若此，美人购地原价即由□报主笔代偿，则其地可仍归俄人矣。虽然，七百二十万金圆谈何容易，彼□报主笔虽百世为主笔亦不能偿也，为□报主笔者奈何奈何。

界牌易撤

又云：中俄疆界已屡次改易，每次均有损失。其损失之地，均

已照新界立有界牌。盖中国国势之弱，固无如之何也。□报谓朝廷未尝明弃，不知已有条约、已立界牌，虚言争之，亦复何益。然则必撤去界牌，而后各地可仍归为己有。第恐撤去界牌，中俄必至开衅，北方又有战事，奈何？或曰：此无虑也，□报主笔予俄人以美洲一地，俄人所得已多，中俄疆界若令俄人退去若干，想俄人亦无不可，但必须□报主笔笔墨间一转移耳。

人地生疏

□报主笔，自老成凋谢以后，不无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其间，以致纰缪百出，不胜指摘。即就所知而言，如前年以显皇帝为睿皇帝之子，置成皇帝于何地？□报所不问，此已经某报力斥其谬者也。又□报去年九月中旬论说中云端王为皇上叔父。按已革端郡王为今上同祖兄，而□报混乱宗支至于此极，实可骇异。又前数日新闻中，又有已故协办大学士孙燮臣协揆一语。孙协揆现在西安行在，实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报目为已故，不知何所依据？又去岁论说，以美国新近拟开之尼瓜拉哇河为即巴拿马，曾经本沪报驳正。至其硬派地跨两洲之俄罗斯为地跨三洲，则尤为五洲人士所腾笑。夫以呼人为研求新政之后生小子、并劝人再读十年书然后出论天下事之前辈主笔，而僥倖若此，非惟可笑，亦属可怜。因此而研究新政之后生小子、再读十年书然后出论天下事之执笔人，敢拈四字，制成匾额一方，奉扬□报主笔，颇为雅切。其文曰“人地生疏”。想□报主笔得此四字之荣，逾于华袞，定当顿首拜嘉，不致作不恭之却也。

不分前后

本月二十六日，□报赞襄和局新闻云：“前内阁学士张幼樵阁学佩纶为编修时，志气嚣张，俨然负不可一世之概。迨中法之役，马江一战，弃甲奔逃，经中外臣工交章奏参，朝廷赫然震怒，将治以

失丧师之罪。幸合肥相国妻以爱女，得此奥援，遂获宽免，仅从轻充发军台效力赎罪’云云。噫！□报主笔其日夜熟睡而为此言者乎？按合肥相国妻张以女时，张已遇赦。某日直督署大堂上有粘一长联以讥之者，字冗不能记忆，惟上下联结未系“罪满军台摇尾北洋来赘婿，恩隆甥馆忍心南海对冤魂”之句，此联曾刊天津时报。其他姑勿具论，惟张之赘于李氏在充军以后，此为实证。乃□报加以“幸合肥相国妻以爱女，得此奥援”等语，一似结縲而后重复充军者。不知□报主笔何所不满于合肥相国之女，而必欲使其独守孤衾？又不知□报主笔何所不满于合肥相国，而必诬以为张佩纶之奥援也？□报主笔素以强辩著名，于俄罗斯地跨三洲一言，辩论至三四日。想此中必有缘故，何不再作论说而详说之，俾天下人知张佩纶赘于李氏，系在军台效力之前也？否则又当拈取四字作为匾额相赠矣。书至此，客有过访者，问那四字可以移赠？答曰“不分前后”。

原来要他密

鸣鼓人投函本报云：近览中西各日报，无不言俄约事，独□报则阙然，此中生疑窦者累日矣。今日瞥睹《密约解》，于各政府各日报及国民议论皆斥曰附会儿戏无据之词，道听途说，为子虚乌有。初为骇异，继则细玩其“确守几事不密则害成”之一语，恍然释我疑团耳。厥报主笔非俄狼之毒种，必密约中为虎作伥之下大夫无疑矣。否则何人皆道听途说，彼独确守其戒，为俄作《密约解》乎？夫报章为国家辟风化、生民智，攸关重大。厥报诘可矫然独异，违背文明，貽讥世界，吝报亦与有责也，何可默然不辩哉？亟宜遍发传单，鸣鼓而攻，以问厥实。或曰厥种根深蒂固，胸中又熟读十年万卷之书，谁敢斥其非耶？曰不然。盖丧心病狂之夫，尚可药石救之，而无气之尸，日陈腐于大庭广众之间，试问孰肯忍受乎？其有医国卫生之心者，必速为设法，抛之荒泽无人足迹处。虽鸟兽不

食 所之扬尘潜灭也可 岂不清净哉？

外国阔人说的

有不具姓名人来函云：中俄订约一事，寰宇皆知。乃有不识时务之报馆主笔，力辩为子虚乌有，哓哓不休。因有人撰成《放屁主笔演义》以讥之云：话说上海地方，有个主笔。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只鼻子，一张嘴，也没有什么奇异处。只是生性奇怪，所说的话，专门与人相反。人家说香的，他必定说是臭的，人家说有的，他必定说是没有的。这话甚长，也不必说了。一日又在一处大发议论，说现在的人实在会造谣言。就好像那一件事，真真是没有的，为什么竟沸沸扬扬起来，硬说他是有的呢？内中一个人驳他道：“你错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连外国人也是这样说呢？”只见那主笔摇头晃脑说道：“不然不然，是一个外国阔人向我说的。他说这种新闻是出在上海地面的，断断信他不得，难道这不是实据么？”不料话才说完，即有人问道：“你所说的外国阔人，我也认得的，我便同你去对证对证何如？”当时不由分说，即拉了那主笔同去质对。方得坐定，那主笔即硬着头皮说道：“那日我来这里，说到那桩新闻，承你指教说不过是上海新闻罢了。可是你老先生说的么？”不料那阔人听罢冷笑道：“我也没有这句话，真是你放屁了。我听得人说上海有个放屁主笔，大约就是你了。”

无介事就算无介事

苏沪间谚语谓并无其事者为“无介事”，而一般轻嘴薄舌之徒，则故反其意，谓之为“像煞有介事”。此语极盛于曲院中，所谓识时务之俊杰则不然也。乃近来中俄订约一事，关系重大，有志之士相率集议力争，而粉饰太平者则辄指为并无其事。彼自为聋瞽，而直欲使四万万耳聪目明之人尽化为聋瞽，其用心之加人一等，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迨日来得各处纷纷来电，知政府已决不签押，其人

乃自鸣得意曰：“我说并无其事，何如何如？”其可笑如此。虽然俗语中有“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之言，三复之，亦未始非中国之福。渠云“无介事”就算“无介事”为人消闲者，亦无如许闲工夫与之争闲气也。

牧师可为上议员

林秋涛氏投函本报云：近阅□报论说，语多错谬，如俄罗斯地跨三洲、孙家鼐已故等语。美国非失地，忽而使美国失地；孙家鼐尚未死，忽而置孙于死地，殊觉可笑。屡经贵报及各报斥驳之，教诲之，或亦可少开其固陋。乃近日又有西国牧师即可为上议院员之语，经沪上西报直纠其谬。仍恐我中国人不察，致为彼荧惑，不可不辩也。不知西国牧师可擢为上议员者，或由牧师升为监督，或由小牧师升为大牧师，然后能升迁此职，实非寻常牧师即可为上议员也。果如□报主笔所言，则西国上议院人多如鲫，将何以安置之耶？抑将□报主笔从前所割美国之地以建议院耶？（下略）

黄狼不知地理

明眼人投函云：黄某不知何等人，自命为博通舆地之学，因而同类者咸以“地理先生”呼之。黄嘴瘪如老嫗，而又如山膏之善骂，因此人又呼之为“黄狼”，即俗语中撒连环屁之黄鼠狼也。一日席间因妄谈地理，有捏一笑话嘲之者云：某姓家有黄狼患，所畜鸡及其他食物屡被偷吃，主人衔之。一日侦知其出入之穴，俟其出，即以物堵塞甚固。迨其返，觅穴不得，绕室乱窜，疲于奔命，撒出无数臭屁，力竭而毙。黄狼之患虽除，而满室臭恶不堪触鼻，乃焚祛秽之品以解之。适有友过访，问何事？主人告以故，友点首叹曰：“黄狼黄狼，汝只知放屁，那里懂得地理也？”黄素患肝疾，闻人嘲之如此，旧疾复发，晕绝于地。后由家人舁归，则已奄奄一息矣。黄